



征文

吉林市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征文小组编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目 录

纵情歌唱毛主席 (诗歌)

颂诗献给毛主席	王文彬 (1)
写诗歌颂毛主席	李闻华 (2)
纵情歌唱红太阳	侯新民 (2)
朝鲜族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	金石 (2)
手舞银锄绘喜报	姚立华 (3)
做面党旗庆“七一”	蔡景芝 (3)
毛主席的书	李向阳 (3)
革命矿工意志坚	傅博 (4)
环球响彻《东方红》	葛世宏 (4)
红心永向北京城	云志 (4)
引吭高歌毛主席	迎曙光、卫东生 (5)
一轮红日心中升	郭继先 (5)

红日照征途 (报告文学) 《红日照征途》写作小组 (6)

试看天下谁能敌 (诗歌)

练兵场上	赵刚 (21)
雨夜巡逻	洪水 (21)
战鹰颂	吉红鹰 (22)
赴汤蹈火不动摇	王天瑞 (22)
钢枪紧握战歌飞扬	苏本亮 (23)
无尚荣光	迎曙光 (23)
学习英雄解放军	磐石县驿马公社文化站 (23)
军民团结同战斗	一拉西公社邵家一小队业余创作组 (24)
连长和哨兵的故事	邵华 (24)

破浪前进 (报告文学) 化工公司文学创作组 (25)

松花江畔红烂漫

老书记.....	张红雨 (32)
新铁匠.....	才吉春 (32)
踩格子跟着老队长.....	高 帆 (33)
煤矿工人的歌.....	李 荣 (33)
高举红旗学大寨.....	宋 影 (34)
解放军支农到咱庄.....	吴景义 (34)
钻探工人之歌.....	昌 颂、庆 兰 (35)
熔炉.....	关 山 (35)
攀 高 (小说)	化工公司文学创作组 (37)
割 瘤 (小说)	吉化文 (44)
插 旗 (小说)	续文正 (51)
这决不是小问题 (小话剧)	驻军某部创作骨干学习班 (57)
钢水映红心 (散文)	洪 流 (60)
顶雪开犁 (散文)	林 荫 (62)
发枪之前 (革命故事)	山 杨 (65)
昂首阔步向前方 (歌曲)	石可词曲 (67)
编者的话.....	(36)

纵情歌唱毛主席



颂诗献给毛主席

吉林电石厂 王文彬

长白山挥臂举红旗，
松花江奔腾来报喜；
欢呼伟大的党啊，
光荣诞生了半世纪！
五洲的鲜花齐开放，
四海的波涛谱新曲；
亿万革命人民怀着崇高的敬意，
歌颂救星毛主席。

伟大的导师毛主席，
是您高擎革命火炬，

“唤起工农千百万”，
英勇奋战顽敌。

是您哺育了伟大的党，
力挽狂澜，披荆斩棘，
驱除腐恶缚苍龙，
社会主义祖国您奠基。

英明的领袖毛主席，
是您指明共产主义。

美好的蓝图您亲手描绘，
革命的航程您亲自开辟。
宏图大展兴建设，
改天换地创奇迹。

“江山如此多娇”，
东风浩荡，春光万里。……

杰出的统帅毛主席，
是您洞察五洲风雨。

“炮打司令部”，
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
革命路线，胜利保障；
四卷雄文，为民立极。
无产阶级政权坚如磐石，
社会主义江山巍然屹立。

天才的舵手毛主席，
是您唤醒亿万奴隶。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解放人类的伟大真理。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革命洪流，不可抗拒。
帝、修、反必然灭亡！
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魔怪翻跬，阴云密集。

看今朝，“风展红旗如画”，
锦绣前程，更加宏伟壮丽。

行星围绕太阳转，
毛泽东思想光辉照寰宇。
忠于毛主席，海枯石烂心不变！
紧跟毛主席，地动山倾志不移！

写诗歌颂毛主席

龙潭公社社员 李 闻 华

毛主席给俺这杆笔，
满怀豪情高举；
俺贫农欢庆党生日，
提笔歌颂毛主席。

这杆笔呀来不易，
翻身多亏毛主席。
五十年领俺们闹革命，
掌权握笔俺心欢喜。

别看俺粗手粗脚多“土气”，
怀揣宝书俺力大无比。
手握锄杠为革命，
胸中把整个世界全装起。

学大寨人举大寨旗，
一心奔向共产主义，
为“扫除一切害人虫”，
俺子子孙孙跟着毛主席！

纵情歌唱红太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员 侯 新 民

万缕霞光照机场，
战鹰昂首迎朝阳。
空军战士庆“七一”，
纵情歌唱红太阳。

伟大的导师毛主席，
您的思想放光芒。
照亮世界革命路，
所向披靡无阻挡。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您的恩情似海洋。
共产主义是目标，
要把人类全解放。

英明的统帅毛主席，
您的光辉照四方，
被压迫人民齐觉醒，
奋臂挥刀斩豺狼。

天才的舵手毛主席，
您的教导记心上，
彻底埋葬帝修反，
喜迎全球红旗扬。

毛主席呀红太阳，
鹏程万里您导航，
雄鹰展翅傲苍穹，
永远为您来站岗。

朝鲜族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

金 石

一轮红日
从东方喷薄而出，
万杆红旗
喜迎朝阳欢舞，
激动的心啊，
弹拨着美丽的伽椰琴，
勤劳的手啊，
擂起那动听的长鼓。
“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朝鲜族人民衷心地把您敬祝。

啊，
松花江的浪花为您歌唱，
长白山的松柏向您欢呼！
祖祖辈辈唱不完您创建的丰功伟绩，
世代代颂不尽您带来的欢乐幸福。

张张笑脸闪现着胜利的光辉，
颗颗红心刻印着革命的道路，
沿着您指引的航向前进，
无产阶级专政就日益巩固。

您的光辉著作
是哺育我们成长的阳光雨露，
您的伟大思想
是亿万人民革命智慧的宝库。
行星围绕太阳转，
朝鲜族人民永远跟您迈阔步。

弹起枷椰琴呵，
跳起长鼓舞，
唱一支《朝鲜族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
朝气蓬勃跟您踏上新的征途……

手舞银锄绘喜报

社员 姚立华

迎“七·一”，干劲高，
满山遍野红旗飘。
男女老少齐欢呼，
凯歌阵阵冲云霄。

学大寨，赶小乡，
荒山秃岭换新装，
科学种田为革命，
汗水浇灌丰收粮。

地头狠批“黑四论”，
“工分挂帅”连根刨。
愤怒声讨刘少奇，
吼声如雷山河摇。

一片稻谷一片心，
“备战、备荒、为人民”。
狠狠打击帝修反，

共产主义早来临。

贫下中农齐踊跃，
手舞银锄绘喜报，
红心永向毛主席，
山崩地裂不动摇。

做面党旗庆“七·一”

(儿歌)

天岗公社 蔡景芝

七月一，歌声高，
敲锣打鼓放鞭炮。
哥哥蹦，姐姐跳，
朵朵葵花向阳笑。
我和小弟弟，
核计做啥好？
弟弟剪把工人锤，
我剪一把农民刀，
做面党旗庆“七·一”，
跟着队伍喊口号：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欢呼声浪高又高。
今天中国一片红，
明天全球红旗飘。

毛主席的书

驻军某部 李向阳

毛主席的书，
是革命智慧的宝库，
取不完来用不尽，
靠它指引革命路。

毛主席的书，
革命的夜明珠，
照得黑夜如白昼，
好似心中红日出。

革命矿工意志坚

矿工 傅博

北斗灿烂群星闪，
密锣紧鼓冲霄汉。
夺煤英雄上战场，
煤海深处卷巨澜。

钢锹舞，矿灯闪，
炮烟弥漫溜子转。
乌金洒满英雄汗，
飞泻如同“瀑布泉”。

红宝书，带身边，
革命烈火胸中燃。
煤层虽低斗志高，
热血沸腾力无限。

革命矿工意志坚，
越是艰险越向前。
为向“七·一”献厚礼，
多出煤烧死帝修反！

环球响彻《东方红》

驻军某部 葛世宏

马达轰鸣，
电键声声，
报务员的心呵，
飞向北京城。

一字一码表忠心，
一点一划寄深情，
欢庆建党五十年呵，
心中的颂歌唱不停。

嘉兴南湖春雷响，

井冈山上战旗红，
遵义城头金光闪呵，
天安门上红日升。

文化革命奏凯歌，

“九大”光辉照前程，
续继革命不停步呵，
万里山河展新容。

万里征途谁引路？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革命航船谁掌舵？
伟大舵手毛泽东。

马达轰鸣，

电键声声，

全神贯注仔细听呵，
环球响彻《东方红》。

红心永向北京城

社员 云志

松江水呀清又清，
站在江边望北京。
心潮澎湃浪花涌，
想念领袖毛泽东。

江边折柳做只笔，
蘸满江水把您颂。
千顷大地全写满，
写不尽您的哺育情。

千言万语汇一句：
万岁万岁毛泽东！
革命到底志不移，
红心永向北京城。

引吭高歌毛主席

边防战士 迎曙光 卫东生

长白扬臂舞红旗，
松江流水谱新曲，
庆祝建党五十年，
引吭高歌毛主席。

引吭高歌毛主席，
您的光辉照万里，
战斗历程五十年，
程程全靠您开辟。

程程全靠您开辟，
迎来神州多壮丽！
江河奔腾浪滔滔，
紧连世界风和雨。

紧连世界风和雨，
战士心潮风雷激，
钢枪在手志如钢，
世界革命重担咱担起。

世界革命重担咱担起，
毛主席教导牢牢记，

彻底埋葬帝修反，
打出环球新天地。

一轮红日心中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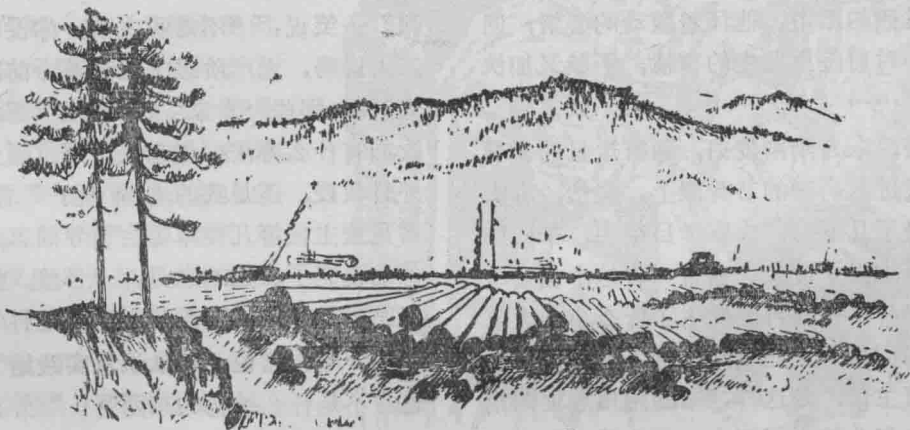
白石山林业局 郭继先

身在林海望北京，
一轮红日心中升，
林业工人庆“七·一”，
怀念领袖毛泽东。

阳光雨露哺青松，
四卷雄文育英雄，
选材台上显身手，
锯声嘹亮人沸腾。

汽车飞奔松涛响，
缆索装车真威风，
一米木材一发弹，
颗颗射向害人虫。

敬祝领袖毛主席，
寿如松柏万年青。
永远紧跟毛主席，
实现世界一片红。



红日照征途

(报告文学)

吉林市革委会
政治部文化局 《红日照征途》写作小组

这是个什么问题？

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

一月三日，清晨。化工医院革委会主任、军代表董维秩同志，以机敏的动作跨上自行车，从医院正门急驰而出，沿着松花江畔宽阔的马路，向市中心飞奔而来。这时，金灿灿的太阳从龙潭山上升起，透过满树银花的“树挂”，把万道霞光洒向铺满皑皑白雪的江城大地，染红一排排高大的厂房、烟囱，也投射在董主任宽厚的脸膛上，投射在他那草绿色的军装上。朝阳下，鲜红的帽徽和领章交相辉映，使这位年逾四十的老战士显得更加容光焕发，英姿勃勃。

街道两旁新贴出的“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大字醒目标语，闪过他的眼帘。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回想着一小时前院里发生的事情，不禁又加快了车速。……

清晨，东方刚刚发白，通宵达旦的领导班子会议进入高潮的节骨眼上，突然，有人急促地敲了几下门，大家举目望去，辛向阳大步流星地闯了进来。老董一看这小伙子气咻咻的模样，预料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大家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这位工人医生。

“董主任，是这样，”辛向阳用急促的语调，一口气儿地说了下去。“昨天晚上我和

外科裘进医生值班，接待了一位名叫荣柱钢的老工人，背来一个病儿，枕部长了一个比脑袋稍大一点的肿瘤，经拍片和临床诊断患的是‘脑膜膨出症’。我说应该收下住院治疗，可是裘医生一口一个‘不治之症’，说啥也不同意……”辛向阳说完，看到董主任正在主持开会，便又补充了一句：“董主任忙的话，那就请高捷同志去看看也行。”

“不，马上休会，我们都去看看。”董主任合上红宝书，立刻站起身来，和大家一起向一楼走去。外科急诊室的争吵声远远地传了过来。

老董在前，推开了门。

“裘医生，我给你提个意见，我认为你太主观了！”护士小秦，由于激动，脸微微有些红。

“主观？”裘进医生彬彬有礼地“嘿嘿”一笑说：“不是我主观，你没听那位老工人讲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跑了不少大医院，那些‘专家’、‘教授’都治不了，我们有什么办法！说起来，那位医学院的脑外科教授，还是我的老师呢！”停了停，看见董主任等几位革委会领导同志来了，他急忙说完了自己的意见：“当然，你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可是科学毕竟是科学啊！”

“毛主席说：‘认识从实践始’，科学也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呀！”外科主任医生高捷单刀直入地插了一句。

“是啊，路是人走出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想，有些病，暂时不能治，并不是没有治疗它的办法，而是我们现在的认识还落后于实际。……难道不可以动手术把肿瘤割掉吗？”辛向阳方才已和裘进争辩了一阵，听了高捷的插话，有意补充说。

“为了对患者的生命负责，作为一个主治医生，我不能不坦率地提出我的意见。”

“负责？把病人推出门去了，还谈什么负责！”平日话语不多的中医石伟虹，这时气呼呼地反击了一句。

“原来是这样！”听到这里，老董扫视一下周围，面孔显得更加严肃了。

“董主任，是这么回事……”裘进赶忙上前说明。

“我去后楼病房找小石医生。可是回来一看，他已经把患者打发走了！”小秦打断了裘进的话头，显出十分气愤的样子。

“打发走了？”大家异口同声地问。

老董听了，没动声色，可是心里却很不平静。他从这件事上，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心中暗暗思忖：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医院，应该面向工农兵，可是工农兵走上门来了，却有人打着“为患者负责”的旗号，把人家推了出去。这“收”与“推”之间，难道仅仅是处理一个病例问题吗？不，这是个路线问题！……他走到桌前，随手拿过病志看了看。上面写着：“荣春枝，女，六岁。”看着看着，把目光停留

在“住址：朝阳路十八号”几个字上。他放下病志，转身跨出门去，直奔自行车库，他要马上走访这个患者。谁知道，他的行动被辛向阳看到了，当老董在朝阳路口停车，沿街查看门牌的时候，辛向阳也飞车赶到了。

这一对战友，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不约而同地在这里“会师”了。老董亲切地说：“向阳同志，你来得正好，来得太是时候了！”辛向阳以敬佩的眼光望着军代表，心里暗暗称赞道：“老董呵老董，你真是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好战士啊！”

“荣师傅在家吗？我们是化工医院的……”

随着辛向阳的热情招呼，一位憨厚刚健的老工人迎出门来。

老董刚一迈进门坎，就听到一个清脆的童音：“解放军叔叔好！”

老董一看，炕沿上坐着一个小女孩，闪



动着—双黑亮的大眼睛，正望着他笑呢！

老董微笑着，亲切地回答：“小朋友好！”拉过春枝的小手，把她抱在怀里。这时他看到孩子脑后长的那颗大肿瘤，心不由得往下一沉，转过身来十分诚挚地向患儿家长说：“老荣，今早你领这孩子去看病，我们不该推出门来。现在，我代表医院向你检讨来了，请你批评！”

“……”老荣听了老董的话，心里一热，激动得眼眶里有点湿润，一时不知说啥是好了。

荣大婶在厨房里忙做早饭，也凑上前来，感慨地说：“人民解放军可真是咱亲人哪！自古以来都是病家找医生，哪见过医生登门找病人的呢！”

老董象战争年月里与房东大娘促膝相谈那样，亲热地回答说：“大婶，‘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毛主席教导的呀！我们作得还很不够啊！”

老荣激动地上前握住董维秩的手说：“太谢谢你们了。”随后又转身对小春枝说：“孩子，毛主席派医生给你治病来了！”

小春枝一听，机灵地抬起头，两只眼睛，明晶晶地望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操着甜脆的声音喊：“毛主席万岁！”然后用探索的眼光望了望老董和辛向阳，问：“叔叔，我的病能治了吗？”

“我们想办法，一定治好你的病！”辛向阳安慰着小春枝。

孩子显然是高兴了，话便多起来。她攥起小拳头，强劲地挥动着：“我长大了，像爸爸一样，当个炼钢工人。”小家伙停了一下，迟疑地说：“这脑袋长这么大个‘包’，咋戴安全帽呀？”

“多么好的孩子啊！”老董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望着怀里的春枝，想起了在旧社会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苦难遭遇，想起了他自己拾煤核、吃糠团，流浪街头的苦难童年，

想到了目前世界上那些被压迫的人民还没有解放；霎时间，阶级仇，民族恨，齐涌心头。……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自己的家乡，把他这个熬煎在饥饿和疾病的深渊中险些送命的穷孩子解救出来。于是他光荣地跨进了人民子弟兵的行列，背上了红十字挎包……。

想到这里，他虎生生地站起身来，对老荣夫妇说：“放心吧，荣师傅！荣大婶！孩子的病，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引路，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治好它！”

“老董，我们马上把小春枝接走。”辛向阳表现出迫不及待的神情。

老董思索了一下：不，开锁要开簧，抓人先抓思想。他说：“我们回去，先准备一下。”

是非越辩越明

从老荣家出来，老董嘱咐一下辛向阳回去休息，自己就去部队支左办公室和市生产指挥部汇报工作。

回到医院，时间已近中午。刚一跨进大门，就看到人们围拢在门诊走廊里，看一张新贴的大字报。老董凑上前去，看到大字报的题目是：《‘不治之症’还是不给治之症？》；落款：辛向阳。

大字报从对待荣春枝病的态度出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医疗卫生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新特点，深刻地揭示了斗争的实质，很有说服力。因此，它一贴出，立刻在全院激起了轩然大波。

“对，问题提的尖锐，击中了要害！”

“好啊，这是咱们医院七十年代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啊！”

老董看了这张大字报，听了些议论，十分兴奋：辛向阳真不愧是卫生战线的一名闯将！这个年轻的工人，只上了半年的业余工医学习班，就以豪迈的步伐踏上了医疗阵

地。到化工医院工作以来，事事起带头，处处打前锋，在大破“医道尊严”，取消“陪患制度”，防治职业病，建立“医护结合”等工作中，他总是一马当先，敢作敢为，今天他又打响了头一炮！

老董从这张大字报预见到全院的革命形势的新发展，新局面，兴冲冲地走进了办公室。

头炮打响，万炮齐鸣。仅仅一天光景，前厅和长廊贴满了大字报、小评论、大批判文章……根据院革委会决定，一场大辩论在全院展开了。

这天会场上挤满了人。有的在翻阅《毛主席语录》，有的在低声谈论着什么。这时，辛向阳陪着荣柱钢师傅走进了会场，老董迎上前去：“热烈欢迎你，老荣师傅！”

“刚下夜班，我就赶来了，不晚吧？”

“不晚！又麻烦你从江南跑到江北！”

“哪里话，咱们工人向来不把走路当做一回事儿。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又算什么！”

老董向大家介绍，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欢迎的掌声。

董维秩同志亲热地拉着老荣在他身旁坐下后，便带领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等伟大教导，然后根据元旦社论精神简要地讲了一下当前全院斗、批、改的大好形势，和七〇年面临的伟大任务。接着说：

“最近外科门诊为治疗一个患‘脑膜膨出症’的病儿引起的争论，大家都清楚了。这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例，很有代表性。因此，今天大家就围绕着这件事，站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上，认真讨论一下这是个什么问题；怎样做，才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七十年代的要求？……”

“我提议，这个病是裘进医生处理的，我看还是请裘进同志先谈谈吧！”

老董顺着声音看去，哟！又是小秦。老董

平素就很喜欢这个年轻人，说起话来嗓门很高，办起事来天不怕地不怕，有股子闯劲儿。

裘进慢腾腾地吸着烟，现出毫不介意的神情。看来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经过门诊的一次小小的争论，前天又看了辛向阳的大字报，虽然认为“辛向阳未免有点小题大作”，可是在思想上还是受到了触动。

这时，他扔掉烟蒂，慢吞吞地说：“好吧，我先讲讲。事情的经过大家都清楚了。

‘脑膜膨出症’，不是一般常见疾病。患儿脑后长个肿瘤，原因是颅骨有一块先天性缺损，‘脑脊液’从这儿向外突出，把脑模顶出来了，所以叫‘脑膜膨出症’。”对一般外科医生来说这本来是普通常识，可是裘进却故弄玄虚地讲述着：“我说不能治是有资料和临床根据的，可是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到这里，用手习惯地扶了扶眼镜，略微提高了声音继续说：“当然，在七十年代，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工作都应该有新的跃进，新的起色。不过对科学这东西可来不得半点含糊。为了慎重起见，昨天，趁休班时间，我特意乘火车跑了一趟医学院，带着X光片，去请教了一下我的老——唔，老同志，他是一位脑外科专家……”

“还不是专家路线！”

“找的是你那位老师什么教授吧？”

裘医生讲到这里，听见有人在下边议论起来，再也按捺不住烦躁情绪：“当然，一味迷信专家也不对。不过，就脑外科来说，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看，那位教授在省内还算得上是经验丰富的。他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他说……”

“他说什么？开门见山嘛！”

小秦实在看不惯他那副神气，又迸出一句。

“他说这种病在科学上没有什么研究价值！”裘进被小秦一激，和盘托出了教授的看法。

“没有什么研究价值？”这句话激怒了在场的医护人员。他们仿佛看到了那个教授讲这句话时，那副摇头晃脑的样子。群众中有人喊了声：“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老董听了裘进转述教授的这句话，感到问题非同寻常了。不过他相信群众会明辨是非曲直的，还是听听群众的意见吧。

“我说，”辛向阳霍地站了起来：“没有研究价值？这是什么话！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闯出新路，把资产阶级认为‘不治之症’变为可治之症，为世界革命做出贡献，就是最大价值！闭门研究，鼓吹技术至上，赶时髦，搞冷门，成名成家，这是资产阶级的所谓‘价值论’，是大叛徒刘少奇的一套黑货！死抱住这种‘价值论’不放，势必脱离群众，脱离人民，走上修正主义的邪路！”

辛向阳的话字字有斤两，句句有份量。大家听得痛快，老董也露出满意的笑容。

裘进又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当然，我也不完全同意教授的‘没有研究价值’的观点，不过，外国文献上记载，这种病是手术禁忌症。即使割掉瘤子，手术后还要出现脑积水。处理脑积水这可是个科学尖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都没有解决。在我国内，虽然有尝试，但也很少有成功的先例。我想，我们医院论技术、条件、设备……就更无能为力了。所以，我们还是不冒这个风险为好。行了，我讲完了。”裘进又习惯地扶了下眼镜，顺手在鼻子尖上抹了一下渗出的汗珠。

老董说：“来！我们共同学习几段毛主席语录吧。”

大家按老董说明的段落，高声朗诵起来，之后，老董把红宝书合上，环视了一下会场，说：“好，大家继续发言吧。”

继几名医护人员发言后，高捷接着发言，他说：“同志们，我补充几句。资产阶级

的医学‘权威’，把他们有限的医疗经验，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绝对真理。所谓‘不治之症’只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的无知和无能，作为拒绝为工农兵服务的借口罢了。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刚才学过的这段毛主席教导，给我们指明了方向。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有条件要办事，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比如解决脑积水，固然是一大难题，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群策群力，勇于实践，百折不挠，就一定能攻破这道难关！春枝的病，发展下去是危险的，应该赶紧抢治。我们学习了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要响应毛主席为人类多做贡献的伟大号召，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时，坐在老董旁边的石伟虹接下去说道：“我们是无产阶级医务人员，应该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公’字挂帅，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病儿荣春枝的病，我们只有尽全力争取治好的义务，没有半点放弃的权利。洋人、前人没有的办法，我们可以创造。难道术后出现脑积水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吗？如果从资产阶级医疗观点出发，‘私’字当头，怕丢名，怕丢利，怕风险，本来可以治好的病，他也不敢担起治疗的担子来。”

老董觉得石伟虹的发言尖锐深刻，针对性强，便转过脸来，观察一下裘进的神态。

裘进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显然，心里不大平静。为了避开锋芒，解脱窘境，他便言不由衷地说：“其实，就我个人来说倒没啥。我是想，我们院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单位，我们军代表董维秩同志是部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名声在外，一旦有个意外，对我们大家，对全院的威望……”

“这种想法不对！啥名声？啥威望？毛主席说‘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不合，那名声、威望有什么用？”护士小秦，象连珠炮似的，说到这里嘎然打住。刚坐下，又蓦然站起来补充说：“正因为我们是先进单位，就更应该眼睛向前看，敢于往前闯，老是回头数自己走过的脚印，整天躺在荣誉上睡大觉，还谈得上什么活学活用！我说完了。”

老董听到小秦的发言，欣然笑了笑。然后插话说：“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个人算得了什么呢？一个共产党员，把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只能当作继续革命的新起点，决不能当成包袱背起来。干革命嘛，就要忠于毛主席，一心为人民，不断立新功啊！而我自己所做的，实在是太不够了！”

会场上更加活跃起来，你一言，我一语，会开得十分生动，热烈。

“同志们，我也说几句！”

老工人荣柱钢激动地站起来说：

“同志们，我今年五十一岁了。在旧社会里生了几个孩子，日子苦，灾病多，那时连吃穿都顾不上，哪有钱给孩子抓药治病啊，都眼睁睁一个个死去了。解放后，我又添了这个孩子，谁知道生下来脑袋就长了个鸭蛋大小的瘤子。孩子长，瘤子也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抱她跑过医学院附属医院，被一位什么‘教授’宣布为‘不治之症’，推出了门。我爱人从生下这个孩子，六年了，心上就象压了一块石头，一看到孩子脑后的那个瘤子，就唉声叹气愁眉不展的……。”

荣柱钢同志的讲话，是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血泪控诉，更激起了革命医护人员对刘贼的痛恨。人们激愤地高呼：

“彻底砸烂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胜利 万岁！”

荣桂钢继续说：“大家的发言，我很感动。同志们，大胆地干吧！有了毛泽东思想，能建南京长江大桥，能造原子弹，还怕治不好这个病吗？那些‘专家’、‘教授’，咱们不稀罕！同志们在董主任的带领下，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我看一定能攻下这道难关！”老工人说到这里，喝了一口水。“……治好了，对革命是个贡献，孩子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也不要紧，干革命还怕流血嘛！再说，就象我们厂子搞技术革新似的，经过失败还可以摸出治服这种病的办法来，今后，不再叫它来祸害咱们劳动人民的子弟！”

老工人荣柱钢的话铿锵有力，掷地作响，深深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向工人阶级学习！”小秦带头喊起来。

“向工人阶级致敬！”大家也随着高呼。

待 命 出 征

斗争是艰巨的，然而斗争又给革命者带来多少欢乐啊！老董的工作是这样的繁多，可是他，越忙斗志越旺盛，越忙精力越充沛。

近几天来，老董带着斗争中的实际问题，起早贪晚，认真读毛主席的书，进一步发动群众，连续召开了十几次大大小小的民主会诊、群众献方献策会，大家提出了近百条意见和十二个“怎么办？”本着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对术前、术中和术后治疗上的每一个细节，可能会出现的每一种情况，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老董集中群众的智慧，自己头脑里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晰的设想。尽管这样，他还是决定在手术前再最后召开一次较大型的民主会诊

会，通过方案，就可以马上转入实战了。

这是实战前的一次会议，各科室的主要医护人员和专门攻克这个病例的战斗小组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

老董作了简短讲话之后，外科主任高捷把他们攻坚战斗小组的手术初步方案宣读了一下，请大家讨论。来自各科的代表，纷纷发言，热情地肯定了这是一个领导和医护人员相结合、群策群力的好方案，是一个既有革命精神又有科学态度的作战计划。接着，大家又就手术时如何处理脑脊液、手术后如何解决脑积水两个问题，作了补充和丰富。

董主任听着同志们的发言，不时地插话，给大家鼓劲儿。他发现裘进一直没有发言，便有意启发他：

“裘进同志，你还有什么好的想法，也说说嘛！”

这时人们注意到，裘进用手理了理并未蓬乱的头发，推了推眼镜，鼓了鼓勇气，手扶桌沿站了起来：

“同志们！”他极力克制自己的窘态，“这些日子，同志们的大字报、大批判的发言，是对大叛徒刘少奇的控诉，也是对资产阶级‘教授’、‘权威’的批判，我个人也从中受到很大震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患儿荣春枝是我那个老师给推出门去的，今天我又……这几天，董主任找我谈了几次话，帮助我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帮助我从‘观’上‘线’上找问题，查原因，论危害，我才开始有所醒悟。同志们一个心眼干革命，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而我却死抱洋教条不放，在名利坑里打扑登……同志们，一句话，你们的革命精神我算服气了！不不，光服气不行，还得转过来，赶上去，跟大家一起战斗！”

老董因势利导：“这就好嘛！干革命就是要紧跟毛主席，心怀工农兵……你那位老

师只能把你领到死胡同去。同志，走什么路、跟谁走，是个大问题啊！”

“裘医生，我希望你拿出实际行动来！”快嘴小秦乘势烧了一把火。

裘进不自然地笑了笑：

“关于治疗脑积水，过去有两种办法，一是从脑袋上往外放水，二是给病儿安个固定的塑料管，水往孩子心房里放。这两种办法经过实践，都行不通，最后是病儿死亡。还是董主任说的对，靠洋办法，走老路子是根本不行的。……我想了一下手术时是否用注射器或导管慢慢抽颅内积水，越慢越好。这样，不至由于脑压突然下降，造成病儿的死亡！”

老董听过裘进这段发言，心想：他放弃了“不治之症”的错误观点，能为春枝的病动脑筋，这是他进步的开始，但是，旧教育的流毒还很深，因此，他所提出的主张还没有跳出因循守旧的圈子。看来，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可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啊！

这时有人对裘进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慢放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这样一来，手术时间必然拖长，病儿的生命能保证吗？”

就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不过，大家都畅所欲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这时，老董站了起来，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考虑问题，还是要从为什么人出发，为彻底治好患儿的疾病着想。水慢慢放，手术慢慢做，看来似乎是安全了，可时间一拖长，病儿怎么受得了，而且难免发生意外。那么，这种办法再好，又有什么用？”他沉思了片刻，果断地说：“依我看，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不妨在‘快’字上做做文章，来它个‘快刀斩乱麻’！一刀下去，不等‘脑脊液’流出，就立即堵住颅骨缺损处，速战速决。照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办

事，‘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老董这个新手术方法一经提出，便深深吸引住与会的人们。

这时，高捷猛然想起：前天夜里，他和同志们讨论分析方案时，老董曾经问他：

“老高，过去你作心脏分离手术，是怎样防止出血的？”当时他回答说：“做二尖瓣分离手术，为了防止出血，先在心耳上做个烟包缝合，然后切开，不等血流出，手就伸进去。”现在他才领会到董主任研究这个问题的用意。想到这里，他兴奋地说：“董主任提这个切除头部肿物的术式，是个变被动为主动的好办法，不仅有实践根据，而且是个很大的飞跃。”

“对！这个术式抓住了主要矛盾，是符合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完全是一种不听洋邪的新方法、新术式。”辛向阳笑了笑，高声说：“我建议这个术式的名字叫‘快刀斩乱麻’吧！”

经过大家慎重探讨，一致认为老董提的这个方法，是个既能减少患儿痛苦，又能保证手术成功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博得了群众的赞同。

“还有第二道难关，手术后万一出现‘脑积水’症状怎么办？”裘进医生还有些担心地问。

“这个问题，董主任领着我们几个同志在一起研究过，我也查过一些中医资料。”石伟虹同志慢声慢语地说：“根据毛主席的‘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的教导，要按患儿的年龄、体质、病情等条件辨症施治。中医有过治‘解颅症’的提法，我们可以用几味中草药，解决‘脑积水’问题。”接着他又说明了对“脑积水”的认识，并逐一地分析了几味中药的药性。她谈的很有说服力。人们听的很认真。大家都知道，去年，当董主任根据上级指示和革委会决

议，号召在全院开展“认、采、种、制、用”中草药活动时，就是在她的带领下曾和几个同志一起，去农村山野查药源，访验方，采制中草药，办土药厂；为了熟悉药性，她曾冒着酷暑，爬上龙潭山巅，尝遍百草……她讲完之后，就这个问题，其他几位中、西医又作了一些补充。

最后，护士小秦同志又提出了一个用新法麻醉的建议。大家认为最近在外科临床手术上有过实验，证明是成功的。这头部手术也完全可以采用，这样更可以减少患儿的痛苦和避免后遗症。

会散了，一切就绪，摆下了一个“待命出征”的阵势。

为了革命

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新的医学领域进军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手术前，举行了“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医疗实践，向‘脑膜膨出症’开战誓师大会”。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和支左办公室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今天的大会和这场战斗。

为了使医学院的那位脑外科教授受到教育，经老董提议和有关方面的同意，把他也请来了。

教授此行的心情是复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他来过化工医院，那是经他的学生裘进推荐，应邀来讲学的。这次领导上派他来的目的，不用说他自己完全清楚。两次来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情，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姿态。那次是腆着胸脯走路，这次在待人接物中，却显得坐立不安。

尽管董主任热情地接待他，对他说：

“欢迎你来共同战斗，希望你多提意见。”可是他心里有数，事先就给自己定了个章法：“紧睁眼睛慢张口”，“凡事三思而后行”所以，不管别人说什么，他总是欠欠身，躬躬腰，反复说：“我是来受教育……”